

琵霜回到尼格里塔的時間正是接近冬霰節，慶典的準備讓城鎮街道比以往來的更加熱鬧。

她不會特別討厭這樣的氛圍，所以當管家和女僕們來詢問是否可以做慶祝準備時，也就答應他們了。

也不過就是在答應之前小小的欺負了他們一下，誰讓她是被吵醒的。

其實這種事情找三兄長就可以了，不過聽說這時間他還未起床。

不能只有自己被吵醒。她偶爾對著家人沒這麼仁愛的想。

琵霜推開三兄長的房間門，的確是還在睡。

戳著三兄長眼睛下方的黑青，她也知道對方在大哥失蹤之後挺辛苦的，畢竟是幫她分擔了一半的責任。

被戳的第一下，三兄長就準備要醒了，只是很快地被琵霜塞回被子裡。

冬霰節的到來人們都顯得很開心。

琵霜卻沒有感染到這樣的情緒，說不上是難過，大哥的失蹤是讓她挺失落的。如果不去細想真實的情形的話也就只有失落。

根據以往的經驗，兄弟姊妹們都是不在一起過節日的。

他們這一輩的幾個孩子沒有說感情特別好或不好，但至少是不會有家庭內鬥的情況出現。

「妳沒出門啊？」

「沒有，出去給人吵嗎？」

聲音出現在身旁時琵霜才回過神，手中的紙卷寫滿了她自己才看得懂的東西。而睡到下午的三兄長拿著從廚房得到的烤肉串坐在她對面。

「看來今年只有我們兩個過節了。」

「他們回來也只是製造光害的。」

「這樣不無聊嗎，難得外面這麼熱鬧。」

「你要和我一起出去散步嗎？」

「妳想去嗎？」

「你想去逛市集你應該找四哥回來的。」

「妳說了，有光害。」

被著三兄長用同樣的理由堵回來，琵霜覺得自己是真的要帶著這個兄長出門了。

明明自己也可以一人去的。

雖然表現的心不甘情不願，琵霜還是很樂意帶著三兄長去散步的。